# 我心中的大足十景

## （组诗）

□ 陈亚强（重庆）

### 香国公园

几个水潭连在一起就成了河的流韵
波光粼粼的生命，玩起接力

石桥赶来围观，购置了几处不动产
书法家把热爱写入石头的风情里

绕来绕去的步道，闭口什么也不说
向你展示廊桥、瀑布、灯光秀和星星的爱情

古衙门嘎吱地响了一下
刀客把背影留在红漆的大门上

久坐的钓鱼人被河水迷住
恍惚时间被他卡在那里，动弹不了

我在古城漫步，红灯笼从事俗挤出笑容
照过赶考的书生，如今把我照彻

不小心滑了一跤，看见前世的自己
在城墙下，叫卖丁家坡洋芋和伤心凉粉

### 冬日的龙水湖

龙水湖的冬天像把闲置的钢琴
它的乐师在沙发上
养出白胖胖的瞌睡

堤岸接受琴键的工作
向无人区走去
最后不知踪影

白鹭向天空轰炸出神曲
谁在水中表演自娱自乐的芭蕾
蓝色的水像闭目养神的老人

我被白堤带着来来回回地行走
无处可去，偶遇阳光
它邀请我坐下，同享日光浴

### 滴水清波

在县志的区块链里
用滴水表达复杂的情感

被冷漠的化学公式
偶尔被人提起

飞来石迁来漂泊的灵魂
向圣水寺的洗礼
交出下半辈子的光阴

群鸟组建的乐队
没有散去，被幽静反复闲唱

泉水喊哑嗓音
断断续续
能听懂本意的人不多了

观世音飞临
跳上莲台，双目合十

### 东郭虹桥

高楼加入东城的音符
一首歌就完整了

涟漪用清波爱着游鱼
翻译着蓝天白云

赖溪河抖擞着漩涡
在平静的河道中摊开
像昌州的心情

白鹤飞入文字
朱唇吹过的笛子忘记在山野

我把自己放在黄葛树下
吃着艾团、摆龙门阵

枯茶蝴蝶般飞进盖碗
在热烫里又活了过来
又像一面荡漾的春天

### 白塔悬岩

抢入画板，跃入手机
向青山吹出古韵的长笛

脚下的昌州行走的大足城
被千手观音宠爱
迷失在灯火阑珊

南山回望，苍翠如韵
白塔在悬崖上发表动态
惊得繁星吓出冷汗

黑与白的隐喻，直观的美学思想
白话文中耸立的经典

祖辈的传说，吾辈的白塔
从我身边飞驰
他是否还要穿越千年

### 南山翠屏

用苍翠作序，高度作跋
正名南山，笔名广发

雨花堂的清愁
追越提笔写字的那个人

蔷薇簇拥我回家
阳光写下艳丽
红花凑过来告诉我芳纷

观景台上遇见树的三月
它年年在此
像南山的爱人

濑溪河折折返返，休闲下来
满嘴的云朵，有一个是我

### 宝顶烟云

不喜欢群，喜欢幽静
千年的石头，语言朴实

5A 的图谱上
戴着直辖市的项链
惊讶于高清的自己
说着雾都话

用云烟寄一封信
告诉未来
宝顶无刺史
铁马无金戈

坐在佛栏，看轮回
向上永无止境
向下牛鬼蛇神

### 石坛夜月

敬斋老人在不
我是后生，一个读书人

遍寻县城，不见那个夜月
我呆如天线，发送WIFI

月亮习惯寂寞
树影有了今愁
祭祀的火焰留下虚无

黑土化成夜铁
被冶炼出旷世之五金

我要为石坛夜月写诗
没有你，诗意无根

只能写下流水无形的文字
我没留下名字

### 西池嘉莲

在西池，莲花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在西池应该来曲柳笛

在西池，风改变习性
调教得文明且有礼貌

如今的校园昨天的西池
被万千的粉丝置顶

每一朵莲花打开自己
跳出水面，向云朵敞开心扉

在西池，我和莲花说话
莲花用青春回答

在西池一场细雨打湿雨伞
雨伞下的男生向女生说的“是”

### 海棠香国

四月的头上蹦出好心情
画家笔下的色彩跳上花枝

鸟雀叫醒森林的城市
鲤鱼灯晒着新衣

海棠在等张大千的妙笔
刘天成在花下接过黄色的圣旨

吻过你的小红嘴
忘记岁数和生庚八字

站在观景台，眼前的纷繁
向我说着——爱我爱我
我摸着白发不见了

（陈亚强，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

# 年在故乡

□ 张儒学（重庆）

年是在故乡的，似乎只有在故乡才能真正感觉到是过年。

故乡的年，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浸透着乡愁的色彩。整个村庄仿佛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气息，那是炊烟与鞭炮交织的味道，是喜庆与期盼融合的韵味。仿佛人们的脚步为年奔忙。人们的脸上都绽放着幸福的光芒，而心里更是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前几天，在乡下的父亲打来电话说：“今年腊月二十九除夕，你们都要回老家来团年哟，你那在浙江打工的大哥和大嫂，还有你那在成都上班的四弟一家人要回来……我早就把腊肉香肠熏好，到时我们一大家子人吃个团圆饭。”我听后马上说：“好，我们会提前回来的。”父亲似乎每年过年时打电话都是这么说的，我也理解父亲的心情，就是父亲不打电话来，我们过年也会回乡下老家的，因为年味在故乡。

故乡的年味很浓，就像冬日暖阳映照着整个乡村，让人们心里暖暖的。在腊月里，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清扫房屋、准备年货，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不管是院前院后，或是屋里屋外，都要彻彻底底地打扫一番，从人们那既忙碌又开心的劳动中，看得出他们要“一尘不染”地迎接新年。老人们坐在门前晒太阳，嘴里念叨着往年的趣事，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安详。孩子们则在大人之间穿梭嬉戏，偶尔传来一阵阵清脆的笑声，那是童年的欢乐在腊月里回荡。

故乡的年似乎还饱含着期盼，更像是用浓浓的乡音呼唤着游子的归来。不管在农家小院里，或是在乡间小道上，总是听见人们那一句句温暖的话语：“快过年了，你那在外打工的儿子回来没？”“快了，快了，就这几天了。”这样的对话里，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团圆的渴望。“你家杀了过年猪了吗？”“杀了，今年我家年猪比去年大哟，就等着我那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回事吃哟！”

父亲是个勤劳的，正如他所说的，年货他已准备得十分丰富。盖的被子洗得干干净净的，还有新买好多双绵拖鞋；吃的鸡鸭还有糖果，都应有尽有。而我家的檐下悬挂着一圈一圈的香肠，两条条凳间的杆子上，晾晒着几条三线肉，地上滴了几滴油渍。在那暖暖冬阳下，腊月香肠就像一瓶醇香浓郁的老窖酒，在我家院里飘溢出醉的芳香。父亲看着那些腊肉香肠，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家的腊肉黄黄的也香香的，闻到这腊肉香，就有一种过年的味道。今年呀，我们家这么多腊肉就等着他们回来吃呢！”

故乡的年，似乎就是餐桌上丰盛佳肴飘出的香味，就是全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的亲切，就是舞龙舞狮欢快的锣鼓声的欢乐，就是人们穿着新衣享受着童年的快乐时光的幸福……这些，无不让在外漂泊的人对故乡年的向往。于是，再忙也得放下手中的活，再远也得匆匆往家里赶。那在车站码头，或是在乡间小道上，总是看到一个个奔忙的身影。年就在他们那重重的背包里越来越近，年味也在他们那匆匆回家的脚步中越来越浓。

前几天，在浙江打工的大哥和大嫂，还有在成都上班的四弟一家人，还有我们一家……全都回来了，让平日里冷清的老屋里充满了欢乐，更飘浮着浓浓的年味。除夕那天，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着丰盛的年夜饭。餐桌上，有大哥亲手烧的红烧肉、四弟精心烹制的鱼……还有各式各样的家乡小吃，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家人满满的爱意。饭后，我出去走了走，整个乡村都充满着浓浓的年味。那在院坝里写春联的，在屋檐下挂灯笼的，在门窗上贴年画的，燃烟花的放爆竹的，人们尽情地沉浸年的温馨与美好中。

晚上，我们围坐在堂屋里，一边天一边观看春晚，享受着一家人团聚时光。大哥说：“我们在浙江那厂打工好几年了，我和你大嫂商量，准备再打两年工，我们就回来买辆货车，去跑运输挣钱，因为现在我们村的公路修好了。”四弟说：“我们公司明年准备投资一个搞农业开发项目，我准备把我们公司老总请到我们家乡来看看，要是这个项目能放到我们村里，就会带动更多的家乡老百姓致辞富了。”……我们就这样聊着，父亲听后说：“不管你们在外挣钱没挣钱，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每年都回到家里过年快乐年，比什么都好！”当零点钟声敲响，整个村庄瞬间沸腾起来，烟花绽放，照亮了夜空……

初一天，似乎所有在外的人都回来了，整个山村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走亲访友，拜年贺岁，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时，我碰见在外经商多年的马老大，在外打工陈幺妹，还有县城超市当搬运工的周老三……他们都是一身时髦的打扮，似乎也显得风风光光。马大哥说：“不管怎么说，再忙都要回家来过个年嘛！”陈幺妹说：“平时因工作忙，请不到假也很少回家，过年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家陪陪父母了！”周老三说：“城里过年肯定比老家热闹，但外面再好还是没得回老家过年好！”

孩子们手里拿着红包，嘴里说着吉祥话，个个沉浸在新年美好而温馨的氛围里。

（张儒学，重庆市作协会员，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摄影：周宇

# 一个人

□ 红线女（重庆）

我不能在夜晚的深处醒着
我不能在夜晚的深处想你
我不能再向你移动半步
我再也撑不下去的冰壳
只消轻轻一碰就碎了

我只能站在浅浅的绿中，
看守我的莲蓬，我的小鱼
和我心爱的冰
它们不安分地在我的手心
接受寂寞，爱抚，和更轻的呢喃
偶尔有声音响起
不是电话，不是叙旧
是窗外，红绿灯在话别
是一片一片的冰，一片一片的凉
一片一片地压痛，一个人的夜晚

（红线女，本名何小燕，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 一棵树在冬天开花

## （外二首）

□ 雁歌（四川）

水之上，升起一种刺骨的柔情，
从所有的源头，堤岸，
发出坚硬而切肤的寒光。
蜷缩的空气，如伞状高悬成冰山雪莲，
击倒所有深藏蛰伏的黑夜，
以及夜幕下贪婪而冻伤的魂灵。

眼睛的微芒，从无数渊薮中冉冉升起，
飘浮出雪的欲望。
圣洁天宇下，一棵树放下所有重负和欲念，
绿叶与蜂蝶，昔日高昂的誓言与承诺，
都以裸露的姿势，在冬天的枝头开花。

面对洁白的容颜，我们很容易想起
一些遗失的主题，很容易被一些
错过季节的往事所击伤。比如想起雪人，
以及雪人之外那些分娩的女性，拒绝产房。
啼哭如花瓣风中撒落，生命似果实枝条颤抖。
是的。在冬天开花的树没有陪伴的歌声，
亦如初生的婴儿远离父亲。此时，
寂寞的风景是冻僵的眼神，
流浪的心情，最楚楚动人。

如果，初春不屑我们稚嫩的色彩，
盛夏回避我们炽热的目光，
金秋怀疑我们深邃的成熟，
那就让我们卸下一切，做一棵冬天的树吧。
去注释岁月的极致，去关怀
生命诞生的历程，去破译
从根系到叶脉的意境。

一棵树，只要在冬天开过一次花，
即使不结果，也足够怀念一生。

### 一场大雪比预料的来得快

从一栋小楼出来
来不及裹紧棉衣，系上围巾
醒来的雪花，俨然一支支寒芒
向我迎面袭来
才发现，今年这一场雪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天空，群山，原野。白纸一样摊开
在寒风中颠簸，沉浮
楼宇和道路是停泊的港湾
然后，把青春染成白发
把时光和韵律挂满树梢
一瓣雪花的白，搅动岁月
缤纷的光芒。背后汹涌而至的
不是冷箭。是潜逃和记忆
是碧绿的菜畦，林间的鸟语
包括一切熟悉的面庞，温暖的源头

其实，这场雪出发的时候，
大家都很小。但仍然
比我们预料的来得快
只为将生命的承诺与表白
告诉田野和村庄

这飞扬的尘世
的确需要一场大雪
好去包扎伐木的伤口，埋藏污秽的线索
这样，我们就不会听见遥远的乡村
一棵桃树在喧嚣中的呻吟
就不会看见，一座城市下水道的漏洞
甚至，干脆投入这场大雪的怀抱
让我们黑色的眼睛，最终
被一场大雪占有，覆盖

一场大雪，依旧在下
静静地，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 冬天的脚手架

金黄的银杏叶
掉在地上，像冬天的疤痕。
几根横空的电线，
被一排蜷缩的鸟雀，剪切成韵。

脚手架上，忙活的农民工，
在打捞从皲裂的手臂上
抖落的命运，或一朵
残阳。

（雁歌，本名王春雁，四川华蓥人。四川省作协会员，广安市作协副秘书长）

# 城市的温度

□ 李黄英（重庆）

周末，我走进城中一家拥有6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中药行。古朴的装潢令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一进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排排陈旧的中药柜，那黑色的招牌上金色的大字，更是显得古色古香。

店内，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中药柜前忙碌着，他们正一丝不苟地为顾客挑选药材。而在药店的一角，一位老中医正在坐诊。他斑白的头发，给人一种沉稳且医术高超的感觉。

距离上次踏进这家药店，已经过了数年之久。但令我惊讶的是，店铺的陈设竟与第一次踏进门时毫无二致。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一家店铺老得连时间都无法撼动它分毫。

一踏进店门，便有一位热情的店员迎了上来，微笑着问我：“您好，需要选购点什么？”我指着面前一排晶莹剔透的玻璃罐，告诉她，我想配一些补气血的药材。她熟练地从圆形的玻璃罐中取出红枣、枸杞、桂圆，然后又从中药柜里精心挑选了黄芪。听说我要用来泡水，她又指引我进入屋内，让中药材师傅帮我切断。那位师傅手持刀片，细心地将木棍一样长的黄芪切成小段。

当我回到药店大堂时，药材早已打包好。她不仅悉心指导我如何去除红枣的核以避免上火，还耐心地为我讲解如何充分发挥药材的补气血功效。她的微笑如春风般温暖，让我在整个购药过程中身心愉悦。对于我的疑问，她总是耐心解答，手上的工作也从未停歇。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份温暖直至我走出药店的门，仍久久不散。

我打开塑封袋，桂圆肉犹如晶莹的宝石，泛着微微的黄色，诱人的光泽让我忍不住拿起一颗，轻轻扔进嘴里。甜甜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新鲜得如同初摘的果实。与之前在超市里常见的干桂圆截然不同，那些桂圆肉的外壳变成了棕黑色，里面的肉质薄薄的，甚至有些发黑。虽然味道也甜，但它们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水润和活力。

听朋友说，这家店铺的老板一直坚持亲自挑选药材，他对品质的执着让人敬佩。我想，这或许就是这家店铺历经几代，却依然繁荣昌盛的秘诀吧。每一颗桂圆肉都承载着老板对品质的坚守和承诺，这让我对这家店铺充满了敬意和信任。

已是晚饭时分，我准备吃完饭再回家。目光所及之处，一家熟悉而又亲切的米线店名映入眼帘。曾经，它坐落在一个繁华路口，陪伴我度过无数个午餐时光。那位和蔼可亲的老板娘，矮小的身形，总是面带微笑地迎接我：“老顾客，又来了啊。”然后，便心领神会地给我端出一碗肥肠米线。那份美味，那份温馨，让我至今对它念念不忘。然而，时光流转，店铺已然不在。每次路过，心中总有些许失落。没想到今日，它竟在路边重现。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店门，寻找着曾经的记忆。

一踏入店门，那熟悉的米线香味便迎面扑来。我确定，这就是我寻找的那家米线店。只是，老板是一位我不认识的陌生姑娘。我好奇地询问起之前那位亲切的阿姨，姑娘笑眯眯地解释说，她是老板的女儿，因为母亲年事已高，便接手了这家米线店。

这家店曾经位于繁华的地段，生意红火。然而房东逐年涨价，高昂的房租让她们倍感压力。无奈之下，她们只好搬迁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搬迁后，很多老顾客都不知道这个新地址，生意一度一落千丈。

我疑惑地问，为何不买门面装修成自己的店铺呢？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曾是一名下岗职工，能通过米线店赚到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再加上当时的房租相对便宜，而店铺售价高昂，让她没有自己购买店铺的意识。就这样，几十年的时间飞逝，她们一直租店铺经营着。

在闲聊的间隙，老板端出了我最爱的肥肠米线。低头一闻，那熟悉的味道依然如初。这碗米线，不仅是一道美味的食物，更承载了温暖的回忆。

记得第一次光顾这家米线店时，我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阿姨的问候，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到一丝丝温暖。店里不忙时，她还会一边给我煮米线，一边和我闲聊，像与老朋友闲话家常，舒适而自在。末了，看着我瘦小的个子，阿姨总会嘱咐我：“多吃点，长胖点。”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母亲。她关心的话语，让我感受到一份家的温馨。

听完她的叹息，我的内心也涌起一丝无奈，为这家曾经繁华的店铺如今门可罗雀的景象而感到惋惜。我默默祈祷，愿店铺能重拾往日荣光，让我能一次次在那熟悉而美好的米线味道中，重温那早已消逝的青葱岁月。

回首往事，心间涌起一股暖流。我想，一座城市之所以令人留恋，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深厚的情感和珍贵的记忆。这家中药行与米线店，从我18岁参加工作时起，它们就已经在这座小城了。这么多年，它们仿佛一位多年的挚友，默默陪伴着我，等候着我。

我想，城里的许多店，都承载着店老板的汗水和心血，都有自己的励志故事吧。想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半生，为生计拼搏，为梦想努力前行，他们的笑容，也曾经如暖阳般温暖着去过的人们。我的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我衷心祝福这些店能够长存于世，让更多人感受那份温馨。同时也期盼自己能多在这座城市中驻足停留，感受城市的温度与深情，将所有的美好烙印在心中，诉诸笔端。

（李黄英，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荣昌《海棠文艺》杂志编辑）

# 月下沉思

□ 李才林（四川）

于清冷月光轻柔笼罩的寂寥旷野悠然漫步
缕缕风儿轻柔拂动发丝悄然撩动心底隐秘情愫
点点繁星闪烁微光宛如远古遗留的神秘符咒
映照出灵魂最深处那渴望挣脱束缚的深深祈诉

幽林暗影摇曳身姿似隐匿着未知难寻的迷途
草丛之间虫鸣低吟浅语仿若失落已久的倾诉
湖面倒映的银辉破碎零乱成迷离如梦的纹路
如同记忆残章碎片拼凑不齐的陈旧岁月篇幅

（作者系四川省广安市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